

尤信雄撰

桐城文派學述

文津出版社印行

尤信雄撰

桐城文派學述

文津出版社

序言

夫古文之道由來久矣，六經語孟而下，先秦盛漢，質而不俚，辨理論事者皆是也。降及六朝，駢儷藻飾之文興，而古文微矣。及唐韓文公出，紹述道統，文起八代之衰；柳子厚並時而作，知文以明道，而古文復振焉，文統亦以是而建立。逮有宋之世，吳蜀六士，瓣香昌黎，出入周秦盛漢，而古文之道大昌；然未聞有標榜門戶，侈言宗派以自異者，而其文尙矣。洎乎明世，模擬學古之風盛，而秦漢唐宋各派相繼以出。文士競相標榜門戶以爲高，或樹壇坫而稱雄；僞體盛行，僅存優孟衣冠，而精神氣魄，隨之以盡。惟歸唐諸家，祖韓、歐而進窺史遷，頗得古人之風神脈理，而古文猶存一線之生機。

逮乎清人代明入主中國，雖行高壓政策，然開國諸君頗爲右文，而學術號稱鼎盛，乃造成古典文學之復興；文章之嬗變，因緣風會，方、劉、姚一出，而古文之道再振之矣。夫江南桐城之地，山水秀異，靈氣所鍾，足以毓賢，方、劉、姚崛起於其間，乃以古文號召天下；方氏首揭義法，倡爲清真雅潔之文，姚姬傳則纂爲古文辭類纂一書，開示準的，以爲學文之矩矱。戶牖既開，天下嚮風翕從，海內文士爭趨，蔚爲流派。其時周書昌語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於是而有桐城派之目，桐城派亦儼然爲天下文章之正宗也。

顧宗派之說，論者頗不以爲然。蓋古文之學，至桐城而集其大成，至桐城而顯其特色，然門徑既成，聲勢亦極其盛，懷才負氣之士爲之側目，而才高志大者，亦不甘爲宗派所牢籠，於是紛紛著文詰難，斷斷之辯不可以止也。是一二百年來，世之於桐城，毀譽交加，褒貶互見；然則桐城文學，流傳既久且廣，支流餘裔蔓延天下，左右清世兩百年之文運，關係匪淺，實非一人一家所得毀譽也。余不敏，素好古文之學，亦嘗究心於此，顧資質駑鈍，不敢曰有得。爰本先聖述而不作之訓，於是述其宗派之源流、師承，論其評點之學，論其與時文之關係，並歸納其文論而述之，雖間亦參以已見，然亦本先賢論文，不過譽，亦不妄毀之旨而爲之。惟乖舛疏漏，在所難免，幸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 尤信雄敬誌

桐城文派學述

目次

序言·····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清代散文概述·····	一
第二節 桐城派崛起之背景與因素·····	五
第三節 桐城之名派及宗派說之是非·····	一四
(一) 桐城之名派·····	一四
(二) 宗派說之是非·····	一八
第二章 桐城派之源流·····	二八
第一節 桐城派之淵源·····	二八
第二節 桐城派之先驅·····	三五

(一)	清初三大家……………	三五
(二)	戴名世……………	五三
第三節	桐城派之師承……………	五七
第三章	桐城派之旁支……………	七六
	——陽湖派與湘鄉派……………	
第一節	陽湖湘鄉二派之得名及與桐城派之淵源關係……………	七六
第二節	陽湖派之文論……………	八一
第三節	湘鄉派之文論……………	八八
第四章	桐城派之選本及評點之學……………	九八
第一節	桐城派之選本……………	九八
(一)	古文約選（附唐宋八家古文約選）……………	九九
(二)	古文辭類纂……………	一〇一
(三)	古文詞略……………	一〇四
(四)	經史百家雜鈔……………	一〇五
(五)	王續古文辭類纂……………	一〇七

(六) 黎續古文辭類纂·····	一〇八
〔附〕新古文辭類纂與涵芬樓古今文鈔·····	一〇九
第二節 評點之學·····	一一二
(一) 評點之學之得名及其由來·····	一一二
(二) 桐城派評點之學·····	一一四
第五章 桐城派古文與時文之關係·····	一二三
第一節 古文與時文之關係·····	一二三
第二節 桐城文與時文之關係·····	一二七
第六章 桐城派之文論·····	一三七
第一節 文原論·····	一三七
(一) 文道合一·····	一三七
(二) 古文義法·····	一四六
(1) 古文界說·····	一四六
(2) 「義法」之界說及其內容·····	一五〇
第二節 文體論·····	一六三

(一) 文體之分類·····	一六三
(二) 駢散之分合·····	一七二
第三節 文術論·····	一七八
(一) 爲文之基礎及條件·····	一七八
(二) 模擬與脫化·····	一八三
(三) 謀篇布局·····	一八七
(四) 字句音節·····	一九〇
(五) 古文戒律·····	一九四
第四節 批評論·····	一九九
(一) 論文之境界·····	一九九
(二) 論文之風格·····	二〇三
(三) 評各家之文·····	二〇七
第七章 結論·····	二一一
參考書目·····	二一六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清代散文概述

有清一代，學術鼎盛，宏才異智，輩出踵起，學者通經好古，棄虛崇實，蔚成風尚，文治之光，乃全歸於經術；而文學深受其影響，亦云盛矣。學者詩、文、詞、曲、爭相競制，流派紛陳，極縱橫跌宕之觀。要其歸，雖未得超邁唐宋，然及其至也，皆能自成馨逸，以續前修，而集歷代文學之大成，洵爲我國古典正統文學之復興與總結之時代。就散文而言，清人承明之後，雖亦倡言復古，惟作者或斟酌秦漢，或融合唐宋，尙能飛騰變化，自大其氣體。非徒墨守前賢，步武古人，生吞活剝，一味模擬，而失其面目者可比，此清人所以與明人大異其趣者也。故清代散文雖以復古爲職志，而仍能自寫其面目，成一代之特色，上繼唐宋而大放異采，稱爲盛事焉。

清初散文，受學術思想之影響，已傾向復古，然非逐七子之餘波而拾其糟粕。其時以遺老而爲學術先驅之領袖者，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人，號稱清初古文三先生，三先生皆以學術氣節爲重，以復興古文爲己任，亦皆以學術思想之宗師而爲文章之能手。且以樸學之文學觀，倡爲經世致用之文，不以藻飾炫奇爲能事。三先生之論文以顧亭林最具代表，亭林

先生曰：「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善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剽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卷二十一）文須有益於天下條）顧氏又曰：「近人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日知錄卷二十一）文人摹倣之病條）又曰：「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日知錄卷二十一，文人求古之病條）觀顧氏之論，其爲文之精神，固在復古道，而求於實用。然雖志在復古，而非規規於前人，遺貌取神，但以模擬剽劫爲滿足。凡所論述，蓋所以藥明人空疏不學，徒以文爲事之弊，且欲以所學所懷者救世救民故也。而此種經世實用之文學，非但一掃明末浪漫派與模擬派之流弊，進而開創清世明經載道之文學，影響所及，風被一代，而引導清代文學趨於正統復古之途矣。

三先生固爲清代散文復古之先鋒，然皆以學術之開山祖師，特重於當代，而非以文名家者也。故肇開有清一代之散文，當推侯方域、朝宗、魏禧、冰叔、汪琬、堯峯三子，號清初三大家。三子者皆傾力於詩文，而以文章名世；侯朝宗才盛而能軌於法，魏叔子深於義理，而才足以運法，汪堯峯才弱而醇於學，亦不失古人之法。觀其所作，朝宗才華艷發，而爲才子之文

；冰叔理充氣足，每作策士之高論，堯峯則深醇雅正，發而爲儒者之文。要皆各有其特色，而以唐宋爲依歸。四庫提要評之云：「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魏禧侯方域稱爲最工……然禧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於浮夸，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卷一百七十三別集類二十六）蓋三家之文皆祈嚮唐宋，矩矱韓歐，於清初諸家囊然首舉。雖未能建立系統之理論，成其風會，蔚爲宗派，然能揚棄七子餘波，一變晚明浪漫頹廢之風氣，深植清世古文運動之根基，而爲桐城派之先導。其時吳越間諸老，如朱竹垞、王漁洋、宋牧仲等，雖亦能文，然皆諳於詞章之學；所爲文以修潔擅長，尤工小品，而少奇偉之觀。

洎乎康雍盛世，桐城方苞望溪，獨好古文，枕藉唐、宋，首倡古文義法，肇開桐城一派，其後劉大櫆海峯，姚鼐姬傳相繼而出，以古文相奔走，海內推爲正宗。宗派既立，桐城文論乃臻精密完備而成其系統。流風所播，被於一代，極於南北。當其時，陽湖張惠言臬文，惲敬子居，以旁支而爲桴鼓之應，桐城聲勢如日中天矣。時經學家如戴震東原，錢竹汀大昕，焦循理堂諸賢，史學家若萬斯同季野、章學誠實齋、崔述東壁諸家，雖亦善爲古文，然屬辭比事，不尚藻繪，樸直而饒古拙之趣，可謂爲學者之文，而非以文事爲重者也。其後仁和龔自珍定盦，邵陽魏源默深，皆治今文之學，而以奇才名天下。龔氏出入周秦諸子，沈博奧

衍，默深不主宗派，不宗漢魏唐宋，務在明暢條達，要皆能自成一家，獨造深峻。論者謂可與桐城諸老，相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間，不自屈抑；惜聲光及身而眇未能成其風會。逮及道咸之世，湘鄉曾國藩，私淑桐城，以中興名臣治古文辭於桐城派中衰之後，再振方姚餘緒，而爲古文運動之最後勁也。曾氏功高位尊，餘力爲文，於桐城派多所發明布濩，一時海內推重，桐城派得立於不墜之地矣。降及同光之世，瀛寰洞開，時變日極，而西風東漸矣，時學術、文學莫不受其影響，而有所謂新文學之目，然桐城流風未沫，林紓、馬其昶、陳三立、姚永樸、昆仲等皆能篤守桐城義法。林紓雖譯西書小說，亦未嘗不繩以古文義法也。其時以政論家而善爲古文者有康有爲、梁啟超、嚴復，皆以鼓吹新思想爲事，而文頗風行一時；若嚴復者，嘗問古文於吳汝綸，而善爲新文學之邇邇文，雖其涵理一新，然尚不失桐城家法也。逮乎末造，有黃節晦闇，章炳麟太炎，皆不入宗派，好著文鼓吹民族意識，倡言革命。而章太炎與王闓運壬秋，皆好爲魏晉之文，而爲一時之大家云。

綜觀有清二百五十年間散文之變遷，或宗法魏晉，或漸向唐宋，要皆以復古爲職志；且莫不與桐城派相因緣，而出入於其間也。蓋桐城派淵源有自，文論縝密，領導諸老，又足以號召，故能卓然自成宗派，而天下從風，若百川之歸巨流也。而其不入宗派，或別立宗派者，皆桐城派之羽翼與旁支也。故謂清世之散文，乃以桐城派爲其骨幹主流，此亦論清世散文

應知之一義也。

第二節 桐城派崛起之背景與因素

桐城派方姚諸老，氣清體大，以雅潔之文，號召天下，戶牖一開，海內翕然，號爲正宗，左右有清一代之文壇。觀其上承震川，以繼唐宋；下啓湘鄉，迄於民初，沿流溯源，餘波所及，啓承前後一千二百年之文運，影響可謂既深且鉅矣，近世文派莫若此之盛也。然則桐城之崛起，並非偶然，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也。蓋自有其興起之歷史必然性，與乎文學之繼承性，而且深受學術風氣，時代背景，暨地理環境等各種因素之影響；桐城派即在此風會中所孕毓而產生者也。茲就文學之嬗變與風會之所趨，學術思想之牽引，時代與政治社會背景之影響，與乎地域關係之因素數端論述之。

(一) 文學之嬗變與風會之所趨

就文學之歷史性與繼承性而言，桐城派乃文學嬗變與古文運動所必然產生之文派。蓋先秦文章，辨理論事，質而不蕪，簡明適用，乃爲政教與學術而服務，原非爲文學而爲文。至兩漢著作衰而文章漸富，雖純文學觀念逐漸建立，然文章仍以說理，記事爲主；不假修飾，理勝於辭，後世號爲古文。降及六朝，唯美思潮勃興，江左之士，擅綺麗纖靡之篇，雕采藻飾，特以文事爲重，無復關於風教矣。其間雖有顏之推，蘇綽、李諤、王通之奔走呼籲復古，

然風會所趨，莫可阻遏。洎唐之興也，尙承江左之遺風，繁縟綺艷，未見稍變，至二元（貞元、元和）之際，韓、柳崛起，力挽狂瀾，倡爲先秦古文，天下一時從風，遂能破駢儷而爲散體，道統之文學於焉建立；古文運動乃臻於高潮。及至晚唐，國祚漸微，駢儷之風又熾，古文中衰矣。陵夷至五代，干戈倣擾，斯文將絕。宋之開國也，理學漸盛，古文復得生機，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及蘇氏父子，承韓柳餘緒，發皇光大，古文乃儼然爲文章正宗，其地位屹立不可動矣。至元而下，有明代興，文士紛競，好爲標榜，前後七子，揭舉秦漢，鄙棄唐宋，規規於貌襲，力求奧衍，思矯宋元末流平淺膚庸之弊；然不知脫化以特立獨行，而亦過正之病也。故其時古文雖盛猶衰，獨王慎中遵巖，唐順之荆川，歸有光震川數家，紹述歐、曾，兼法韓、柳，亦稍得唐宋之風神情韻焉。時公安竟陵，倡言文學改革，其精神意義固有可取，然務求新奇，終流爲膚溢纖佻。逮乎清人代明入主中國，雖行高壓政策，然開國諸君，頗爲右文，乃造成古典文學之復興。清初侯朝宗，魏冰叔，汪堯峰三大家，接跡歸唐，倡韓歐之文於舉世不爲之日，開啓古文復興之契機，而方劉呼之欲出矣。

清徐氏梅崖作文譜嘗引朱仕琇之語曰：「蓋自周以降，二千年間，文章每降益衰，然其間輒有振起之者。故文衰於六朝，韓愈振之。降而五代，歐陽修振之。及其後又衰，姚燧振之。明文何李王李之僞，王慎中歸有光振之。若今之爲遼岩、震川者，蓋不知何人也？」朱

氏所謂「今之爲邊岩震川者」，當時雖未敢斷其所屬，然由今論之，不得不歸諸方姚二氏，此勢之所至也。

蓋文學之嬗變，因緣風會，盛衰交替，互爲代謝，而風會所趨，滙爲潮流，豈可阻遏，觀乎古文運動之發展，唐宋而下，明歸震川上繼韓歐，已肇桐城派之先聲，清初三大家又爲之導路；至康雍盛世，客觀條件已臻成熟，方劉一出，運會所至，宗派於是形成矣。

（二）學術思想之牽引

夫文學與學術雖爲兩端，似不相涉，然文學之發展，往往受學術思想之牽引，而學術之興衰，則必影響文學之創作及其風格，驗之於中國文學之變遷，秦漢以降，莫不然也。兩漢經術興，文學多諷喻寫實之作，而辭賦與散文頗足可觀。六朝學術衰微，玄風特熾，駢儷文，樂府詩乃盛極一時，而文風尤爲浪漫。隋、唐佛學頗爲發達，而詩文之風格與俗文學之創作多受其影響；至其散文之復古，蓋別受北朝復古思潮之推助故也。宋明之世，理學極盛，學者尊聖宗經，文學亦趨復古，多主經世載道，而古文乃得發皇光大。惟道學家之講學，與語錄之流行，又間接影響文學傾向於語體之演進，如詞之創作，小說戲曲之發展，方言文學之產生皆是也。故學術思潮之演進，影響文學之變遷有如此者。是以文學之發展，文質往復，而華樸代興焉。

清代學術，號稱鼎盛，梁啟超至喻之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註一）。其樸學之盛，超邁前代，足與兩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明之理學，先後比美，而成一代學術之特色。然則其思潮之特色爲何？「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註二）而其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捲而繼續之。」（註三）故經學之發展，造成清代學術之復古思潮，而影響於一代文學之發展。

有清之初，前代遺老，恥立其朝，乃刊落聲華，傾其心力以治樸學，於是經世之學勃興焉。時顧亭林、黃梨州、王船山、顏習齋等，號稱大師；諸儒皆講經世致用之學，以藥明末王學末流空疏浮僞之病，期有俾於國計民生。並以此理早爲古聖先賢所倡導，而宋明理學間雜釋道之說，故欲明兩漢之經學，以得真傳，此清初大儒所以以復古爲職志而求經世致用也。學風既由虛返實，影響所及，學者爲文亦主作有用之文。顧亭林曰：「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黃梨州亦曰：「所謂古文者非辭翰之所得專也，一規一矩，一折一旋，天下之至文生焉，其又何假於辭翰乎？且人非流俗之人，而後其文非流俗之文，使廬舍血肉之氣，充滿胸中，徒以句子擬其形容，紙墨有靈，不受汝欺也。」（南雷文案外卷錢坫軒七十壽序）則諸家求復古道，不爲空文可知也。然其復古，與明人之空疏不學，專在字句之模擬貌襲，但求「文辭」之古，大不相同，蓋求其內含

之充實也。黃梨州又曰：「余嘗謂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南雷文案卷一李杲棠文鈔序）其意蓋主張以學爲文，即文與學合。所謂學者，乃隱含考據、義理二端，文與學合，則詞章必與考據義理合而爲一矣，黃氏雖未明言，然已微露此意，而桐城派文道合一之說亦可於此探得其消息矣！

洎乎康熙之世，聖祖尊經重儒，寵任魏裔介，魏象樞、熊賜履、李光地等理學家，並刊布朱子全書，命國子監講授程朱之學，進而推行於天下。於是宋學盛矣。及至乾嘉之際，戴東原、段懋堂等頗究心於義理考據之學，於是漢學復熾。至此漢學與宋學逐漸合流，而古文應運而興矣。蓋其時漢宋學者，多互揭其短長，而有自隘之譏，惟獨古文家超然旁觀，知所取舍，而調和漢宋，使之與文事溝通。故方望溪與姚姬傳，各處於漢宋之學方盛之際，於舉世不爲古文之時而爲古文，又能融合舉世所爲之學以爲其古文，此桐城派所由因緣學術而崛起也。

（三）時代與政治社會之影響

夫文之盛衰，繫乎治亂，而與國運密切相關，質諸歷代，莫不然也。唐劉禹錫曰：「八晉與政相通，文章與時高下。」（柳文序）故國運盛，其文必盛，國運衰，則其文必衰，治世則其文奇偉而昌明博大，衰世則其文萎靡而頹促破碎，亂世則其文流宕而顛倒悖謬。蓋文